



人生有許多的可能性

黃珮靜的故事



• 陽明志工團隊在災區義診



• 珮靜與佛學院學生 Norbu

「黃珮靜」這個名字對於許多人來說可能是陌生的。但是參與過北印度拉達克國際醫療服務隊的陽明師生，大概都知道她。在2010年北印度大水災時，她正好帶著低年級的學弟妹，在拉達克做醫療服務。當時拉達克災情慘重，陳維熊老師帶著國內的支援團隊，趕赴北印度「列城」為災民義診。在老師們未到達之前，黃珮靜先做了許多準備的醫療工作。她精通英語與法語，在義診現場除了協助醫療工作外，還擔任翻譯與國際志工溝通。當時陽明的醫療團隊在第一時間內，透過國際媒體，將拉達克的災情傳送出去。

黃珮靜2011年從醫學系畢業。她在1998年考進本校醫學系，為了要釐清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她花了13年的時間才念完醫學系。在這期間，她出國留學也在國外工作過，但始終不確定自己是否要當醫生。直到她接觸到國際醫療的課程，參加北印度拉達克的義診及救災後，她終於明白自己的人生方向。

編輯：珮靜，你能不能談談你在陽明求學的過程？

黃珮靜同學：我在高中時，就發現自己對戲劇藝術有興趣。考進陽明後，當時學校開放學生到校外去修課並給予學分，我便到北藝大去修過劇場理論的課。在2000年也是我念完大二那年，我在系辦看到了一個教育部辦的中加交換學生計畫。每個學校分配到推出五個在校生參加甄選，我很意外的通過校內初選，被學校推派出去。原來當時校內報名的人只有三個，因為出國學習必須延畢一年，大部分的人都不願意這樣做。

我選擇加拿大東岸蒙特利爾的Concordia University就讀，學習「劇場管理」和法文。第二年我申請入學，正式成為他們的學生。當時我不顧家人的反對，想放棄學醫，改學劇場藝術，並靠在餐館打工，維持我的學業。後來因為家庭因素，一年後還是回到了陽明，開始唸大三。在大三到大五這三年，我非常掙扎，不知道該留下學醫，還是去加拿大繼續唸戲劇。

編輯：聽說大五後，你又到澳洲去工作？後來為什麼又回來？

黃珮靜同學：當時制度是大六進醫院實習，我覺得大五結束是一個學習的段落，而剛好當時有個機會去澳洲，於是我到澳洲雪梨念了旅遊學院的短期課程，接著就在當地旅行社工作。我的工作表現很好，但是我的心裡覺得非常空虛，有時候想到同學們都已經在醫院行醫助人。而我自己不僅連大學的學位都沒有完成，工作上也只是一些金錢的數字遊戲，即使銷售數字上升，也感覺不到成就感。

我開始思考，「這幾年來一直告訴自己：『我不想當醫生』，但其實我從來沒有真正當過醫生，也不知道當醫生的生活如何？在沒有進醫院實習還未知曉醫生生活的真實情況前，似乎沒有資格說因為不喜歡而要放棄當醫生？」於是我決定回台灣，進入醫院實習，完成學位，並希望能藉此看清楚和想清楚我的人生方向。



編輯：回台後，你在什麼情況下接觸到「國際醫療」？

黃珮靜同學：2008年8月我回到陽明，因為學制改變了，於是我必須重念一年大五。當時在一位實驗外科助教的引薦下，我認識了陳維熊老師。陳維熊老師知道我在國外的經歷後，鼓勵我走國際醫療的路線，我在加拿大和澳洲種種特別的經歷讓陳老師覺得我適合做「國際醫療」。於是他邀請我加入2009年9月北印度拉達克的國際醫療實習課程。這一次的實習，開啟了我對國際醫療的視野。

編輯：拉達克的義診對於你的人生選擇有改變嗎？

黃珮靜同學：拉達克義診回來後，我進入醫院實習。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真正體認到，拉達克國際醫療的經驗，帶給我的衝擊是什麼？拉達克是個單純、貧窮的地區，但是那裡的人民純樸善良。在那裡人跟人之間的相處非常真誠。我們在那邊工作，雖然資源不足語言不通，但每個人都全心投入。借助拉達克 - 英文翻譯我們專注的細細聆聽每一個病人的需求，我們拉著病人的手領他們到不同診間，我們耐心的解釋

藥包裡每一種藥品的服用須知。但是回到台灣後，因為種種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，讓我們在面對病人時不自覺喪失了那樣全心全意付出的態度。

拉達克的經驗讓我知道——原來我是有能力去做那樣的付出。在拉達克那樣遙遠而陌生的土地上如此，在台灣我更應該能夠做到當一個懂得聆聽和觀察的醫生。拉達克義診的那份感動正是鼓勵我繼續走下去的動力。日後在醫院實習時，我不再只關心病人抽血報告的數字，病人對我來說不再只是病人名單上的一串病歷號。我喜歡陪他們聊天，聽他們說話，他們對我來說不只是一個生病的人，還是一個焦慮的母親，一個被珍愛的妻子，一個單親家庭長大曾學壞的孩子；每一個病人，都是一個充滿各種需求與感情的完整的個體，不該因生病而被我們輕易用一個病床號取代。

編輯：拉達克經驗讓你決定留下來在醫界服務？

黃珮靜同學：2010年拉達克的救災義診讓我決定投身公共衛生與國際醫療。2010年8月拉達克發生大水災，我與學弟妹們和陳維熊老師團隊在「列城」會合，執行緊急醫療救援的工作。當地的人道團體支援我們藥品與物資，而許多

國際志工也紛紛湧入我們搭起的救災帳棚希望能提供援手。這個經驗讓我看到了國際間的人道關懷，讓我感受到自己對於國際緊急醫療的熱忱，加上團隊老師和伙伴們的鼓勵，讓我認知了我的外語、人際關係的建立及處理事情的能力，都利於我做國際醫療的工作。為了更進一步學習，我決定醫學系畢業後進入公共衛生研究所。

編輯：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學弟妹分享的？

黃珮靜同學：當我父母知道校刊要訪問我時，都覺得不可思議。因為我花了很長的時間，走了很多曲折的路，去探索我的人生方向。我覺得醫學系是個特殊的科系，你從入口就可以看到出口——念完醫學系等於一定會當醫生。不像其他的科系，未來工作可能與所學不同，雖然相對來說有很多的不確定，成敗難定，但也有無限的可能性。在醫學系七年之間，比較少人會去思考未來除了當醫生之外的可能性，也不太會有人去鼓勵你這麼做，因此一開始所有的可能性就被侷限住了。

現在學弟妹擁有的資源非常豐富，跟十年前比起來，例如接觸國際醫療和出國實習，對現在的在學生都是很稀鬆平常的事。我並不是要鼓勵大家離開當醫生這條路，也不希望是每個人都需要跟我一樣花這麼長的時間、經歷這麼多的事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。我只是覺得大家應該給自己一個「機會」，在大學期間盡力去探索自己人生的可能性，更重要的是要勇敢的無悔的去追求。正因為經歷過、探索過，最後就算回到原點，不僅無愧於心，更能在自己最終選擇的道路上快樂專注的前進。希望學弟妹們能珍惜善用你們擁有的資源，探索世界，認識自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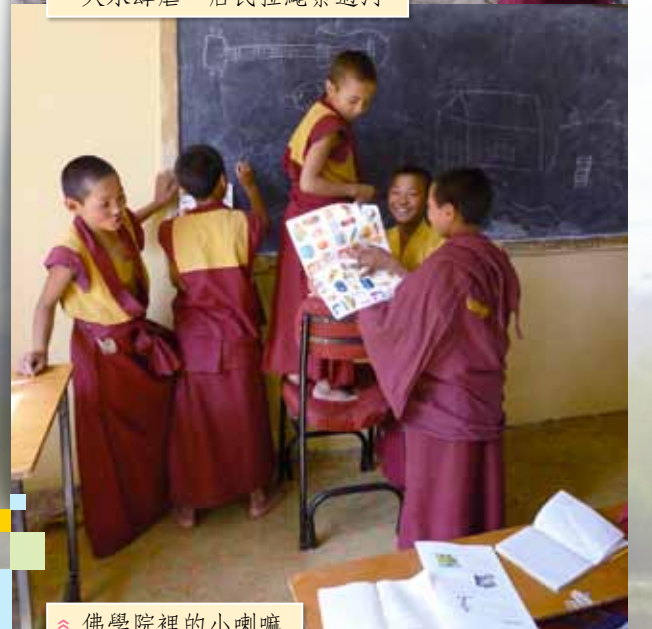
● 滿目瘡痍的災區



● 國際志工紛紛投入救災工作



△ 大水肆虐，居民拉繩索過河



△ 佛學院裡的小喇嘛